

新史学圈外史学

作者立意检讨当代新史学风气的源流，勘验其成就与流弊，于主流之外另辟蹊径，戏称为新史学“圈外史学”，提示史学研究新门径，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对后学有启发之功。

王尔敏◎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史学圈外史学

王尔敏○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学圈外史学/王尔敏著. —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633 - 9933 - 8

I . ①新… II . ①王… III . ①史学—文集
IV . ①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4702 号

总 监 制: 郑纳新

策 划: 郑纳新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650mm × 960mm 1/16

印张: 27.25 字数: 300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 - 2925659)

自序

我刊布此书，已是鄙人在史学问题上的第三本书了。前有二种，交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布，已问世数年，敬请同道方家指教。

在七十年代，我是接替同仁之课，而讲授“史学方法”。驱使用心于史学学术问题，不能不广泛阅读前代当代之史学论著，更须将眼光放远，注意当代史界风气、行情、主流、潜流，以及大师名家之贡献。多年酝酿，能够写出本书，真需深下功夫。自七十年代至今，积有三十余年阅历，乃可在近时五六年间将心得写出，不敢自珍，但求学界公断。

关于我个人之一切看法、主张、识断、展望包括回溯前驱，所论俱载本书各篇，不须特作举示。

关于所标本书命名，亦在导言中作明确交代，自亦不必再提。

我对于二十世纪之学风、学术不免有所批评，乃因多见二十世纪，学风之龌龊，乃盼同道正视，不再诋议他人。

我所熟知之学界限于台湾、香港两地，而大陆学界则实不能深入。因是所批斥者以台港风气所见者言之，并未肯直指某人，保其全名，而旨在为我所当戒。惟其太甚、太出色者，则将其人实列出而评骘之，真是不得已也。

我于大陆学界所知者有局限，多年来相托好友陈东林、王戎笙二位先生代为搜辑不少当代学林人士，感谢他二人的热心相助，惟为治学之慎重考量，我仍不敢放胆妄论大陆之学界与学人，是决不可孟浪从事，轻易下笔，在此特要声叙。我之短拙忽漏，亦请求曲谅。

在此也要一谈我的用心。我自 1977 年赴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自此年开始留心大陆学界。在香港执教十二年，其间就逐渐累积个人经验，有三样途径，累积经验。

其一，在港期间先后不断能亲自聆听大陆学者讲演，在各次讲演中可以亲见其人，亲闻其教，认识亦可直接而明确。在港期中，吾曾见及陈锡祺、陈胜麟、胡守为、韦庆远、林家有、启功、王世襄、朱家溍、朱金甫、钟少华、毕朔望、王利器、张舜徽、金德熙、李学勤、周祖谟、李侃（李先生讲演由我主持，并在我课堂）、汤志钧（汤先生讲演在我课堂，由我主持，他另一次在文化研究所讲演，学校委托我主持，是与吴泽同台讲演），欧阳中石乃是我向学校联合书院推荐邀请与我合作编盛宣怀文献，住校三个半月。如此当知我实下了功夫。

其二，大批购读大陆学者之书，未必能相见，却亦能熟知其治学领域与学问特长。在此须举：汤用彤《燕园论学集》，雷海宗《伯伦史学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不只一种），冯家升《冯家升论著辑粹》，郑振铎《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王重民《冷庐文薮》，罗尔纲《困学集》，缪钺《读史存稿》，陈直《文史考古论丛》，侯外庐《韧的追求》，傅振伦《七十年所见所闻》，孙毓棠《抗戈集》，陈邦怀《一得集》，柴德赓《史学丛考》，吴晗《灯下集》，杨伯峻《杨伯峻学术论文集》，杨尚有他书《春秋左传注》，黄云眉《史学杂稿订存》，张维华《晚学斋论文集》，金德建《先秦诸子杂考》，顾铁符《夕阳刍稿》，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庞朴《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庞朴尚有别书《帛书五行篇研究》及《公孙龙子今译》，高亨《文史述林》，尚有他书《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王利器《耐雪堂集》，尚有他书《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金景芳《尚书·虞夏书》和《周易全解》，陈梦家《尚书通论》，蒋善国《尚书综述》，刘起釪《尚书学史》，另有《古史续辨》，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程俊英及蒋见元《诗经注析》，袁梅《诗经译注》，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及《孟子译注》，高明《帛书老子校注》，许抗生《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欧阳景贤、欧阳超《庄子释译》，吴毓

江《墨子校注》，赵守正《管子注译》，王焕镳《墨子校释》，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杨俊光《公孙龙子蠡测》，屈志清《公孙龙子新注》，张秉楠《稷下钩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张彦林、周民、苗若素《晏子春秋译注》，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房立中《鬼谷子全书》，盛冬龄《六韬译注》，郑利群、郑京《六韬译注》，李零《孙子古本研究》，朱军《孙子兵法释义》，李京《齐孙子兵法解》，田旭东《司马法浅说》，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吕氏春秋译注》，陈广忠《淮南子译注》，闻人军《考工记导读》，赵善诒《新序疏证》及《说苑疏证》，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另有《春秋大事表》点校，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孟庆祥、商嫩姝《拾遗记注》，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等书，至今俱存鄙人简陋书屋。并不包括五十年代以前名家之书。吾实亦有藏存，不须开列。在此可明白申叙，吾之广引各家著作，在肯定大陆学界于五十年代以后之艰难困顿之环境中，仍埋首著述，传承后世，一则表其坚毅志节，二则当抱定乐观信心，此批名家大师使学术传布后世，挽救我国文化之危亡，实有重大贡献，令人肃然起敬。

其三，实因九十年代初，吾自香港退休，重回台北“中央研究院”，在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在此期间，有大陆学者来访，像李侃、陈东林、韦庆远、汤志钧，俱是在港旧识，友谊更见协洽。而此外尚有张宪文、姜义华、王戎笙、戚其璋、林庆元、耿云志、欧阳哲生、张海鹏、王钟翰、熊月之、贺照田、关捷、侯杰、桑兵、顾卫民、王庆城、尚明轩、周振鹤、来新夏等学者来访，得以会谈研究心得，交换著述经验。

吾既概览大陆治学人才之鼎盛，倾信各类学问传衍不息，中国学术文化将可在极度艰困中维持绵延生机，遂增乐观信持。但因吾个人实仍无法贯通全局，深入底里，势终不能评骘高下，议论短长。故在本书，并未涉论大陆学界，为谨慎为学之故，尚祈识者勿罪。

我们中国学界在今日要努力之方向，鄙人拙见已在本书中一篇文章有提示，今日之中国势要重新讲究天人合一，此是古人遗教，而今之

讲究天人合一亦是圣之时者也。因是吾建议重新评估秦汉时代流行之阴阳五行说,可参看本书拙文第十三篇。阴阳五行思想乃是吾人所能追溯古人天人合一行为之重要线索。自二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学界名家之演论阴阳五行思想者有数十家,未有一人能谈及于天人合者,更无一人想到阴阳五行信仰,乃是间接有效于生态保育之实践。此俱在拙文有所讨论,敬请识家指教。基本上,正是盼望学界尽力耕耘天人合一这一论域,鄙人只是略作开头而已。我们共同努力提倡天人合一,一则是挽救中国土地,二则拯救地球毁灭,乃是一代使命责任,万不可以推诿。

若说地球灾难,不是危言耸听。西洋近代人之豪情要征服自然或人定胜天,全然是蛇吞象的主张,不可再盲从追随。举眼前实例可以清楚。今年(2008)5月12日四川大地震,不但人力不能制造,驯至人力也无法阻挡。此事全非人为,只能要多事先防避,可减少伤亡。大震之后,连续不断余震也是必然而有,并非乱猜。请细细一读《汉书》记载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十六年)二月丙戌,犍为地震,柏江山崩,捐江山崩,江水逆流毁城,余震连续二十一日,大小地震合计一百二十四次,又记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十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岷江断流,江水逆流三日,三日始通流向下。请一读《汉书》班固所记真实,正与今年大地震地域相合,其严重俱胜过于今时,如此地球灾难,人力如何可以化解,只有防避,而人定胜天,则绝为骗人空话大话。如不相信天人合一,走西方人之路,必至地球毁灭,同归于尽。

现在势须进一步要一谈古代之王道问题。此一论域真是二十世纪学者所卑视鄙弃的问题,数十年来为人轻薄讥嘲唾弃,几成学者一贯习惯,吾之再次提陈,未免全反潮流。虽然,二十年来,吾撰著相关王道之论文已有三篇,它们是:《先秦两汉之自然生态保育思想》、《中国古代存祀主义之国际王道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开放关市与自由商旅思想》,俱收载拙书《先民的智能》(2008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敬请方家指教。鄙见认为中国的王道思想对于本国和对于世界仍是有用而且具有崇高远大文明大国的心胸气度。建议政治家参

考采用，建议学者多加以推广研讨。此中尚有许多空间供学者追寻发掘，鄙人则不会有更多论述，尚望有高明之家承当之。

须知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乃是有机体组合，思想、行为、制度、习惯有血脉相维系。如上文言之天人合一，其实乃是王道思想之行动一环，乃是脉络相通的。建议我们这一代后学要从前人的唾余中博回来吧！

现在再进入另一个论域，即是中国史上的封贡制度，洋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之翻译为 Tributary System。其实此即中国王道思想之实践。正可谓中国式的与邻邦维持长久邦交的制度。只是在二十世纪被国人看成一无是处，学者文人每每批斥嘲讽，真是不学无术，丧心失志。而实无人真心潜沉研究此一制度，鄙人尝试，撰写《明清两代之粤道贡国》，收载于拙书《五口通商变局》（2006 年 9 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是至今为止在封贡制度问题上少数二三种之研究著作，敢说抱有一定深度之识力。

明清五百年间之封贡制度，起始于十四世纪后期，明太祖招徕西洋各国，重在于古经所说之怀柔远人之目标，起始以来，即抱持厚往而薄来做法。明初西洋诸国来朝贡者，列于礼部典章者有二十三国。在今日言是 Registered Tributary States。很快在封贡名义下正式发展成封贡贸易，是即在贡使到华后，口岸展开两国贸易，北京会同馆开放八十天免税贸易，比之区区贡品重要超过百倍。此所以各国乐于朝贡，非是武力强迫也。

在前举拙书《五口通商变局》，鄙人已加澄清一些当年词汇。其一是何以产生中国中心观念。费正清著文讽刺中国，命之为 Chinese World Order，其实中国当之无愧，中国中心之形成，原自于南宋以来往来海外华商船夫水手舵工。使用罗盘定出二十四方向，自泉州启航为常见，由是以罗盘确针判定子午线以东者称东洋，子午线以西者称西洋。在元代之专书《大德南海县志》，已记载西洋、小西洋之名，已是八百年前之真实，而中国中心来定东洋西洋，西洋一词见之于《东西洋考》、《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等书。

再次一个词汇，乃是中国之被称为天朝，吾在导言中略有述及。亦举示国人之无知而文人学士每每讥刺嘲骂中国自大。远者不说，自明太祖以来沿边友邦俱来贡而称中国天朝，已经历五百余年，加载史乘，吾谓乃是世界之公理，天下之公义。我国下贱文人见到日本之称天皇心领受，看到中国称天朝就很不顺眼，此是出于何样头脑判断，实令人惊奇。

再说一常见之说词，乃是诟詈中国自大。说来自大，也要这一代人反省，以二十世纪之积弱贫穷，实让我国文土学者自大不起来，也正显见我国此际是盛产奴才，学者教授文家才子无不崇洋媚外，自不会创生自大习惯。但自大要有自然背景本钱。十八世纪法国自大，十九世纪英国自大，二十世纪至今美国自大，其优越感之高，蔑视人之深，凡有血气者俱不能忍。如果更是天生得贱又不长眼睛，才会看不出美国人的骄傲自大神色。

再说封贡制度的好处，中国与沿边小邦来往，未曾侵其土役其人民，搜刮其财物。可以维持五百年长久。而西方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自十六世纪，新大陆之美洲、澳洲，土人人种渐灭，文化消亡，俱是承受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所致，西方列强，以武力灭人之国，掠人之财，占人之地，奴役其人民，是何等可恨可恶。史家，岂可罔不做声不加挞伐？岂可竟而默认如此现实？

再看西方列强文明大国在世界各地推行之殖民主义政策(Colonialism)占其土地，奴其人民，搜刮其财富，以谓有功于殖民地，真是毒恶阴险之至。吾言至此，非翻旧账，但要提示世人，何不与中国封贡制度作一比较？看看谁是真正文明之国？

吾之所盼望，今时故宫博物院，务要早将清代封贡档案全部公开刊布，供国人研究，将清楚全局，不要删削朝贡表文之附件、夹单，盖重要细节俱在附件夹单，包括来使名字、人数、贡品品目随船货色等，十分重要。尤盼学者加深研究，以杜外人之讥评。

以上杂叙三点，系个人经历而曾涉手研讨之大问题，并不表达个人心得，而是渴求同道共襄厥成，决无丝毫搏名意图。尚祈方家垂怜。

在此尚须郑重述论所经历所见闻史家同道前修在二十世纪之足以垂式后学，令人钦仰之各史学流派。我所仰重者有三个流派，心仪而愿效行，开陈于此并求同道再作评估论断，不敢自以为是，尤无所倚仗标榜之意。

入于二十世纪以来，史界前徽，为我企仰而敬重者有最早之国粹学派，其中领袖名家有刘师培、邓实、章太炎、黄节、陆绍明、章鸿钊、陈去病、罗檄麟、王无生等名家，看来是一致在继承中国之传统文化学术。稍后至二十年代则有南高与学衡之卓卓阵营，领袖学者有柳诒徵、胡焕庸、缪凤林、张其昀、梅光迪、吴宓、吴芳吉、张荫麟、郑鹤声、陈训慈、胡先骕等，亦是网罗史家文家之重大学派。吾宗此派乃是其重视重大问题，不作琐屑之考证工夫，亦决不是不用考证，但有主从之别。

再次一学派所当举者，则为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所成立之战国策学派，学者领袖以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三人为核心柱石，各以文、史、哲三者为其专长。其他学者有郭岱西、何永佶、贺麟、梁宗岱、沈从文、陶云逵等，此派学者大多留学外国，通熟西方文化，只有沈从文一人未经留学外国。在二十世纪史界各派，此一枝最具远大眼光，最重中国本身文化，特别是每于西方文化、文学、史学、哲学有深刻之批评。足以代表此一时期文化学术先驱，即在中国抗战间最丧乱、最忧患、最贫弱之时，仍不失信心，大为批评西方文化，诚为难得。吾心中所宗奉为先驱者，即是此派。甚愿我学界同道仍能效法。

特别声叙，上述之三个流派，未尝有一家标榜新史学。我备做立场参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无论大陆台湾史界均开始重视史学理论。正当我在大学读书时代，同时学者特别乐意讲述介绍英国大史学家陶恩培(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有两位亲教我西洋史的老师张贵永先生、王德昭先生俱同时公开宣讲撰文介绍陶恩培的史学理论，而其时张贵永先生乃是此一时代最有名之研治西洋史学大家。在台湾地区之史家至少有四位专家介绍陶恩培

史学理论。大凡大师哲人其所提言说理趣必是简单、明白、易晓。陶恩培研究世界上六百多个文化体,提出他对历史动因的理论就是挑战与响应(Challenge and Response)。我自当学生时,受张贵永老师、王德昭老师影响,一直是宗奉此一理论而治史。当我毕业后进入研究机构,与我一道青年同辈又受到美国近代史大家费正清所倡理论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之影响,费氏乃郭廷以老师之好友,多次来与我们会晤,我是以师长之礼对待他。费氏理论尤其是在我研治外交史、思想史以及工业史所必循之思考依据。但我决不像当代大多学者,动不动高标理论,我是决然无此陋习。

虽然,我在此奉劝大陆上史界同道,决不可迷信理论,尤不可滥用理论,并不是天下理论俱好,特别是学界假冒之徒众多,不能自造理论,也要贩卖理论,乃是用来欺世盗名,千祈勿中其术。

无论是仿造理论或假冒理论,说出来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只在你能冷静抉择,免受其愚。偏偏是世上理论充斥,有些真能鼓动风气,大受信众拥抱。不过理论一旦垮了,你的一生工夫,也成白费。有无其事,现可略举一二。

在此向同道举示一个数十年来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精神分析医学、文学、小说、戏剧、电影创作,以至于历史学俱加广泛传授、信服、应用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到 2007 年 10 月见报,已是彻底被遗弃,但除了心理学已全然放弃,而他种社会科学仍在跟进。在此引一段报纸原文:“即将发表于美国精神病学期刊的研究报告指出:数十年来,反对弗洛伊德学说的人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充满性别歧视,欺世盗名,不够科学,甚至根本就不正确。应该和水蛭疗法一样被淘汰。”(见 2007 年 10 月 26 日《世界日报》)此一报告更说道,美国各大学之心理系已绝不再容纳弗洛伊德学说,有百分之八十六之心理系不再有此理论介绍。所可怜的乃是台湾的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他们靠此成名,大半生已过去,如今胡子也白了,回首看来,不过造成大批废纸,可悲也。

再举示一例,乃是六十年代流行最盛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理

论，本来史家蒋廷黻、郭廷以早在四十年代提出中国近代化之历史动向，但到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家有兴趣开创现代化理论，他们顺理成章拿美国当前的政治社会提出模式，定有数个现代化模式准则。什么是现代化，必须国家高度开发，经济发达、工业化、都市化、人口快速流动、大众传播普遍，以至大众参与政治等等，其实乃是拿美国当作一切标准，这样看来，自然中国离现代化很远，史界也有心接受，照法炮制。吾之同僚信徒不少。不过美国这一皇皇理论到了七十年代就不攻自倒，大师权威个个收棚下岗，亦即销声匿迹。只剩下台湾学界政治界尚不断炒作。美国学界为什么好端端地把现代化理论埋葬？因为与另一萌芽理论有冲突。那就是七十年代新生的生态保育学理论，在其时开始萌芽，那时正当我访问美国一年。想想高度开发原来就是高度破坏，乃是迫使地球加重灭亡，由是在美国无人再敢喊现代化了。

现时我尚可再举示一个当初令人醉心的口号，就是科技整合，自我读大学时代起，已在台湾学界流行，吾业师沙学浚先生为我等开讲一课“史地综论”，我是选读此课，沙师即声言此即科际整合。想想我们同窗同道也大多信从科际整合这一新方式。未料他们在做现代化之区域研究时，认真实践起科技整合，大肆邀约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更番讲演，并向他们请益。这原本是好事，未料引来虎狼，就有费景汉恃其经济学专长在近代史研究所公开发言侮辱所长及全体同仁，后来又有心理学家曾志朗也在近代史所大放厥词。说来费氏、曾氏懂得历史吗？真是好意迎贼，自取其辱。

现在台北学界仍不醒悟，又在炒作后现代理论，相信不出十年他们将全被淘汰。请拭目以待吧！

在此我人需要郑重思考，二十一世纪国人应该循行之文化路途以至方向。全然不再像二十世纪，文化潮流被政治纠缠，而造成分殊分野，朝野对立，被政治所扭曲。最显著最突出的大阵仗就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其包容内涵之膨胀。不但领导人也是物换星移，而拥抱以蒙享其利者实如过江之鲫。此皆为学人之耻，不可再为之粉饰装点了。

广义的五四运动，像吹泡泡，一直扩大闪亮，在文人烘抬之下，内

容日益放大，视为当然。实则全不符史实，愿在此对此一庞大神话，要作一解构，必须把握何者是应当之史实？何者是附庸帮衬？

第一，我们确信与宗奉的五四运动之真实，乃是只有一个因欧战结束巴黎和会中，列强把中国战胜国当成弱小，使中国不能收回山东权利，被帝国主义日本强取，而激起之反帝国主义之爱国运动，全国人民学界商界完全加入，提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之口号，热烈表达全民之正义抗争。“五四”第一天达到一年，并未再见有其他运动。我人治史追求真实，亦为一代人民之醒觉与愤怒抗争做纪念。惟此主题，方是真正之五四运动。

第二，有人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五四运动，而使鹊巢鸠居，把科学与民主当成五四运动主题，并从此挤掉真实的反帝国主义之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之内涵，此是可耻可鄙之掠夺，偏有不少人当成神话宣传。肯定说此是不符史实。事实上此非一二人登高一呼，科学民主就受到重视了。此中有一些史上之反证。当然首先五四这一天并未有科学与民主之运动，此尚非重要，主要说科学与民主实非要到此时才由胡适、陈独秀二人提出。历史真实不是如此。

近代之提倡民主者，1895年严复已提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同一年黄乃裳建言民主（香港李金强有文介绍），1896年孙中山倡言民主（澳洲黄宇和有文介绍），1897年有王仁俊反驳孙文之民主，其文题是：《民主驳议》（鄙人有文介绍）。1898年有沈学详加介绍民主制度，包罗全面（见拙文《近代科学与民主先驱沈学之短促生命光华》，收载《近代经世小儒》）。甚至到1917年2月孙中山著《民权初步》出版，也在“五四”前两年。更重要者，乃是自1895年基督教青年会（Y. M. C. A.）到天津、上海开办青年会，此会之牧师由美国代表来会理（David W. Lyon）在华开始训练中国青年组织体育活动、讲演介绍科学民主。中国青年十分热烈参与，真正之大力推动各地之科学民主讲演之人，乃是王正廷、余日章等人，才是真正多年推行科学、民主、体育之真正主力，哪里会是登高一呼，就天下风从？今人不去看史实，也要看一看十年来新研究论文台湾刘远城关于青年会（Y. M. C. A.）之著作，

学界尚无人知，真是茫昧固陋。我们确信，如不要淆乱人人视听，确信史实是最可靠手段，否则任人炒作，永远争议不休。因是认定所谓之新文化运动决不可任之附于五四运动。凡史上先驱，受人推重，尤须根据史实，不可乱捧伟人。

第三，我们文界也把新文学运动说成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此亦附庸上一大运动，完全不符史实，文学家乐于提倡，著新文学史也一定作如此说。其实近代之新文学最早启步于小说。早在 1896 年已有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人提倡，哪里会迟到 1919 年？此中有不少曲折，暂无法细表。但可肯定言，“五四”这一天这一年也未有人大搞新文学运动，要一定谈新文学，竟可自立门户，重写文学史。我在此郑重表达，不接受五四运动就是新文学运动这一说词。

第四，关于白话文运动也被人扯入五四运动，此亦不符史实。自 1896 年已有裴廷梁提倡白话文办白话报，又有林獬也办白话报。白话文运动，实自十九世纪开始，哪里尚会迟至 1919 年，全然不合史实。应肯定宣告，五四运动并未尝有白话文运动之内涵。

史家顾颉刚创了一个解构儒家五帝说一个理论，乃指出这类说法全是层累杜造的一派谎言。真是高见。何不也用顾氏之说解构五四运动杜造之新神话？

既已到二十一世纪，我国正在推行富强运动，知识分子应该率先做先知先觉，启发国人自信自重，自爱自强，各出一分力，复兴我国固有文化。

2008 年 11 月 14 日

本书全部草撰完成

目 录

导言	1
二十世纪之史学开拓与先驱史家	15
关于当代史学主流之史学方法	41
立身于讲究史料之世代	54
当代学者追求史学理论之荒滥	81
论正史纪传与今世人物传记	101
史学研究须重视历史重演	115
地方史乘之保存与纂辑	127
表谱史裁为中国历代正史重要门类	150
掌故学表现于正史书志为史家学力识力所钟	163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	191
研究草野小民社会生活与文化所需要具备的认识与学识	229
欲知古人天人合一之实践必须重估阴阳五行思想在秦汉时代的 影响	252
晚清实学所表现的学术转型之过渡	284
我在大学博士班开讲“掌故学”	317

我在大学博士班开讲“中国古代典籍”	334
我在大学博士班开讲“近代名人笺启”	357

附录

盛宣怀东游日记日译本序	379
一部传世不朽的书:《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388
张寿安著《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评介	396
与李洪岩先生论学通信	408

导 言

一、世势嬗变须有觉识中国立场须能自主

史家内行同道，一眼看到我这里的标题，会立刻明白这是一贯研究近代史者一个熟习的招式。我承认我是一生研治近代史，并无其他特长。不过要应付今天史学潮流，连研治古代史名家，也须看清我这个标题提示的全面性。原因是我们自三十年代以来，已经各人自己也追随潮流，打乱了脚步，犹豫起立场，并混沌了方向。一百年间的学术纷乱，随人起伏，邯郸学步，已是失去了自信，崇洋慕新，并沾沾自喜，以为登仙成圣，俱能超迈古人。一百年后是该冷静检讨了。

但凡永恒的教义，已由宗教家所掌握，世事的真理，也有哲学家天天盘算。惟自古来至今代世变代嬗，各国的观点乃是各有主观立场，凡做历史研究，会早知其严重性，稍一不慎，不是受人玩弄，就是被人出卖。奉告同道方家，别以为我危言耸听。一般而言，又多是我们治近代史同道，遭遇最频，若果幸不受愚，亦将陷于彷徨犹豫之境。

现在可以具体思考一些论题，包括史事，以至当前现势，治史之人会敏感觉察在被动之中受到外国学者所挟制，自不肯接受但也无力反对。举实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已定出世势的调子，命之为“冷战时代”。此一题词，早成定局。世人只须接受，不知道多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是否接受。但亦不见反响。此一命题含义是自 1946 年起